

### 遥想画中人

□王太生

古画，前世的烟火风情图，虽是纸页泛黄，时光斑驳，却同样映照热腾腾的生活。

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汴河畔的繁华街市一览无余。

我曾在微信上问几个朋友：倘若时间倒流，回到从前的生活，那么在古画之中你是谁？

网友鲁小胖略略一想：如果回到宋朝，在古画里客串一角色，他想做一家茶馆的小老板。早晨卖些淮扬面点，大煮干丝、三丁包子、虾仁蒸饺、翡翠烧卖、白汤面……这些来自老家的早茶，中原人大概没有吃过，也算是抢先占得商机。只是他还有些犹豫，一大早就捧着茶壶慢吞吞地吃早茶，不知道北方人合不合口味，习惯不习惯？

悠长的午后闲暇时光，鲁小胖还兼收古董，他悄悄附我耳语：汴梁是古都，民间宝贝多，那时的鲁小胖头戴一顶瓜皮帽，拢手坐在店铺里。宋朝的天气有点冷，他守候着一间铺面，还好房租不是很高，一天做几笔生意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鲁小胖说，有时收到一件好东西，到晚上都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趁四周没人时，偷偷地拿出来，在手掌心摩挲半天。

别看汴河上的船，装货卸货忙得热火朝天，可从前的船走得慢。搞摄影的张老大想搭乘一艘宋朝的慢船，做一个东张西望的游客，在中国北方的河流上旅行。

那条船停泊码头等待开航，可这时偏偏不见船老大的影子，许是在半道上碰见熟人，两个人站着聊天，船

老大心中惦记着行船、赶路，但又不能怠慢了朋友，在匆忙之中与人寒暄，然后抱拳行礼作别。就在他出现在码头时，等候多时的大船已哗地拉升篷帆，随着篙动岸移，一条船慢慢消失在水汽空蒙的宋朝河流上。

船沿岸而行，天空排列祥瑞云朵图案。张老大当然是从人生邂逅的角度进入角色。那时他在上河的码头看到一位眉眼寂寞的女子临风而立。几天后，当他返回时，那个女子于水边浆洗衣衫，一件一件的宋朝布衣，在她柔软的手中搓洗，汰后拧干，叠放在一口木盆里，女子腰支木盆，来到岸边不远处一株老柳下晾晒，一件一件地抚平褶皱。光线的照射下，女子一双美目半睁半闭，风吹动缕缕发丝……张老大“咔嚓”一声，拍下女子回眸一笑的曼妙风情。

古画，不仅是画，更是黑白戏剧。有时，一幅画，足够几场大戏，让那些民间班底去演，让那些穿戴朴素的小人物去演，演世间况味，人间百态。

对我来说，古画之中所对应的小人物应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。

小贩是中国社会的观察者、市井的观望者，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与方式。在旧都城当小贩，可以一边卖货物，一边看风景。我会挑着货担站在汴河拱桥的桥顶吹风歇息。站在高处有两大好处，一是可以看一条河的走势，街它波推浪涌，逶迤远去，一是看大街小巷的纵横交错，店铺罗列，人们挑担、抬轿，赶路、闲逛，分布在不同的角落。楼宇之上，几个人正坐在窗口说话。

### 二伯的雪兔子

□张军霞

春节前的一天，夜里下了雪。早晨，我走路去上班。走过好几个小区，到处都是大人带着孩子在堆雪人，欢笑声似乎让空气都变暖了。雪人的形状大同小异，多数都长着用红萝卜做成的鼻子，虽然样子也很可爱，我却总觉得缺少了生机。在这样的下雪天，我格外怀念二伯的雪兔子。

二伯住在我家隔壁，他一辈子没成家，无儿无女，听说他之前倒是过继了哥哥家的一个男孩过来，二伯对男孩视如己出，疼爱有加，他的老房子里一度也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后来，那男孩长大去了外地安家，二伯留在老屋，继续靠养兔子换来的钱度日。

那时，我们小孩子放了学，都喜欢到二伯家去玩。他家的院子不大，除了留出一条过道，其他的地方全盖起了兔子窝，里面常年住着几十只大大小小的兔子。兔子的种类和颜色也不一样，多数是白色、黑色、灰色，也有的是灰白色、灰褐色、黄灰色、浅土黄，还有夹花的。二伯的院子里永远堆满了草，夏天是新鲜的青草，冬天是晒过之后的干草，我们拿起草伸到笼子里逗兔子玩。二伯看见了从来不恼，只是呵呵地笑。有时，他正好有闲，还会教我们用草编出毛茸茸的草兔来。

不过，我们最盼望的还是冬天下雪。因为二伯会在院子里堆满各种形

状的雪兔子。雪后的早晨，我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往二伯家跑。二伯起得真早啊，院子里已经有了一堆的雪兔子。二伯养了一辈子的兔子，对这些小家伙们的习性、形态都了如指掌。他堆出的兔子连表情都是不一样的：有张着豁豁嘴开心大笑的雪兔子、有正在睡觉的雪兔子、有正在吃胡萝卜的雪兔子、有正在奔跑的雪兔子，还有不知为什么生气、看起来愁眉苦脸的雪兔子……为了让兔子形象逼真，二伯不但给兔子们的眼睛涂上了不同的颜色，还给它们一一戴上了用一种细小的扫帚苗做成的胡子，让这些雪兔子看起来更萌了！

看到我和小伙伴们来看雪兔子，二伯会兴致勃勃教我们如何用雪堆出兔子的身体，如何用雪球雕出它的脑袋和四肢。可惜的是，就算我们当中最手巧的人，堆出的雪兔子也不能跟二伯堆的相比，有时形状看起来差不多，细看却少了一种活力。不过，这并不影响我们堆雪兔子的兴致，往往弄得衣袖里都是雪，鞋袜也都湿淋淋的。这时，二伯就会叫我们进屋烤火，给我们吃烤得热腾腾的红薯。我们的小手被雪冰得通红，握着一块烤红薯吃起来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二伯养的兔子，每一只都有自己的名字：雪球、黑蛋、甜甜、丢丢、大米、

我呼吸着河风水气，端详着这古代大城。清明这一天，真热闹啊，天青色里，水上船来船往，岸上牵马骑驴，曦日如玉，美玉生烟。

一条大河，两岸风烟。900年前，一群人在画中说话，在画中生活，他们不但是画中人，更是戏中人。

感谢伟大的画家张择端，那么多的小人物，他们抱拳施礼，拱手作别，骑驴牵骆驼，启程停泊，每一个举动，在今天来看，都是古人演出的生活戏剧。如果给他们配上台词，会是哪种方言？仅仅是河南话吗？不，他们之中，肯定还有江淮话和齐鲁、燕赵方言。

红脸，白脸，黑脸，绿脸，其间有人物的不同际遇，不同命运和性格。有人走陆路，有人走水路，路是自己选择的，所以就出现不同的人，走不同的路；也有各自不同的神态表情，有人观望，有人踌躇，有人得意，有人犹豫。

会有一个18岁的山中少年，怀揣希冀与梦想来到这座大城，他只身出来闯荡江湖，走累了，饿了，渴了，摸出身上仅有的钱币，买几个馒头，在路边啃食，然后去打听、寻找城里的远房亲戚，他是来投靠的，也是暂时歇脚，因为他对这城市太陌生了，心中忐忑，得找个依靠。

许多人就是这样，他们来到大城市，就像我们的祖辈、父辈那样。因此，有理由相信，在汴京那样的宋朝大城里，有许多人，从不同地方来，他来汴河两岸不是观光，而是为了谋生，他们瞪大双眼，寻找并等待机会。

我观古画时，总感觉身在其中，叩问自己曾经是谁。

笨笨……有一天，我看到他在喂草时，挨个亲热地呼唤着它们的名字。我忽然就明白了二伯堆的雪兔子为什么格外可爱，因为他简直把这些兔宝宝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啊。

我上中学后去了镇上，冬天下雪的日子，再也看不到二伯的雪兔子了，每次看同学们在校园热火朝天堆雪人，我总是觉得怅然若失。

有一年春节，正巧在除夕那一天下了大雪。母亲蒸了一锅粘豆包，让我给二伯送几个过去。雪已经停了，清冷的夜空里挂着一轮明月，我推开二伯家的大门，看到他正在院子里堆雪兔子，已经堆了好几只。让我感觉奇怪的是，院子里的兔窝都不见了。我惊讶地问：“二伯，兔子都去哪里了？”二伯的嗓音嘶哑，像患了重感冒似的：“都卖了……”

春节后，二伯的老房子挂上了锁，从此再也没有开过。我这才听母亲说，二伯秋天割草时摔了一跤，他的侄子怕他再出意外，毕竟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，就让他住到养老院去了。

此后每年的下雪天，我都会回忆起冬夜的月光下，二伯堆起的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雪兔子。

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样好看的雪兔子。我也再没看到过二伯。

### 绿豆芽儿

□王婧伊

绿豆，造词极为简明，直接用豆子的颜色命了名字，也恰带来生机盎然的意趣，有彼此间不必明说的成就之感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家乡人说的豆芽儿，专指绿豆芽儿，去掉姓氏“绿”而直呼小名，亲切得就像唤自家的孩子。

豆芽儿是我味蕾上的家常菜。酸菜豆芽儿、浆水豆芽儿等，一年四季不曾间断，尤其是擀面皮中，豆芽儿是必备的配菜，这多半是因其豆瓣与根茎越嚼越香，那是绿豆独有的香味。豆芽儿是四季菜，而姥姥做的豆芽儿是我童年里关于餐桌的大部分记忆。

姥姥发豆芽的地方是光线阴暗的浴室，大浴缸里载满水，随着水汽蒸腾，空气变得潮湿。大浴缸上用木架撑起几口瓷盆，盆里放入用粗纱布包裹紧实的绿豆，豆芽儿就在里面慢慢生长着。瓷盆底下有若干小洞，姥姥浇水时，缸底有细细的水柱流出。现在回想起，姥姥用的，应该是发豆芽儿的土办法了。

“发豆芽咯！”姥姥吆喝着，这也是我最喜欢观摩的趣事。绿豆被倒进瓷盆儿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慢慢吸收水分，绿色因为水的滋润，更透出灵性。静置两三天后，豆皮儿束不住里面涌动的生机时，被撑开一条缝隙，露出里面白色的豆瓣儿。这时，保持豆瓣儿湿润的同时，盖上一块湿布，避光放置，勤换水，很快可以看到拱出的绿豆芽儿来。

姥姥每次换水时，我都喜欢在旁边看白色的豆芽儿是否长大了一些。撇去漂浮在水面脱落的豆皮儿，只要不见光，两天便可长成一盆漂亮的绿豆芽儿。姥姥总说，发豆芽儿的时候，要挑出坏豆子，不然发出的芽儿就会发黑，还会影响其他芽儿的生长。如今，我已成年，姥姥发的豆芽儿也在我心里成长发芽——人心若长了歪芽、坏芽，也要及时掰掉，不然害人害己。

现在，我求学在外，食堂的炒豆芽儿，吃着如同嚼草。看着碗里拖着长长细线一样尾巴的干瘪豆芽儿，我没了胃口。姥姥说，炒豆芽儿讲究火候，还要把握好时间，时间太短，豆瓣儿一股子豆腥味儿；时间长了，豆芽秆儿失了水分，变得干韧如草，不再鲜嫩。姥姥做的素炒豆芽，可谓是色香味俱全，看着颜色鲜明，吃着脆爽可口，填满了我整个童年。

许是为了追忆童年，亦重拾记忆中的味道，我最近也发了回豆芽儿。为了避光，我把饭盒放到厨房柜子下隐蔽的角落里。此后一段时间，进出厨房，总在微波炉的上方看到饭盒盖，却从没想过什么。有一天，我猛然想到似乎还发着绿豆芽儿，赶紧跑去看。手一捧起饭盒，明显感觉到轻飘飘的，没有任何分量感。拿掉上面的纱布，发现纱布都已干涸而定了型。一饭盒的豆芽儿已经干透，缩回到比原来绿豆个头儿还要小的样子。

仔细看，每根豆芽儿都生了根，像一只只小手，抓拽着彼此。这些豆芽儿努力生长，撑开了绿豆与绿豆之间的间隙，然后却日渐消瘦、枯萎，却仍保留着这些空隙。我把饭盒又接上水，看看会不会有起死回生的转机。遗憾的是，每个豆芽儿看起来都很难再充盈起来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浸泡，也无改观。

失意间，我仿佛看到姥姥慢慢拾起瓷盆里漂浮在水面脱落的绿豆皮，放在掌心里让我把玩。我闭上眼，回忆起儿时指尖碾碎的绿豆皮，感受到了一股力量。瓷盆里的豆芽儿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耐力，能承受痛苦、挫败的重创，更能经受生命蜕变的击打。